

# 畬族原始社会残余浅探

徐杰舜 钟 中 (畬族)

千百年来,畬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星散分布在闽、浙、赣、粤、皖五省的六十多个县、市部份山区。自唐以来,在汉族的影响下,其从原始社会跳跃式地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已经封建化了的畬族却仍然保留了不少原始社会的残余。

本文试就畬族在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婚姻习俗、宗教信仰诸方面的原始社会残余作些粗浅的探讨。

## 一、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

刀耕火种是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形成的一种原始的游耕农业经济类型。畬族就是一个封建化后仍长期过着刀耕火种游耕农业经济生活的一个民族。

“畬”同“畚”,本义是刀耕火种。南宋末年,史书上开始出现“畬民”<sup>①</sup>的称呼。把“畬”字作为民族的名称,很可能是根据当时畬族刀耕火种的经济生活的特点而取名的。它与历代史书、方志有关畬族经济生活的记载以及畬族族谱所记述他们的祖先“开锄荒壤,刀耕火种,望青山为业,旁木为家”<sup>②</sup>的情况是相吻合的,即与其长期保留着原始社会刀耕火种游耕农业经济生活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畬族刀耕火种游耕农业经济生活的具体表现主要有:

1、依山而处。畬族自称“山哈”,意为“山里人”或“居住在山里的客人”。广东潮州一带的畬族在南宋末年的史书上还被称为“峯民”<sup>③</sup>。“峯”音同“畬”,但含义不同。

“峯,巢居也”,“峯民”就是指在山里搭棚居住的人。“峯民”这一名称虽然侧重于居住形式的含义,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畬族“依山而处”<sup>④</sup>的特点。此外,汉文史书泛称畬族为“峒僚”<sup>⑤</sup>或“峒蛮”<sup>⑥</sup>,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畬族依山而处的情况。

2、刀耕火种。长期以来,畬族“以刀耕火种为生”<sup>⑦</sup>。其生产的方法大致是“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种”<sup>⑧</sup>。他们一般在春分前放火烧山,等“草横落,烈山泽,雨瀑灰,刈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耕犁而获”<sup>⑨</sup>。一直到解放前夕,畬族虽然基本上有了定居的村落,但在农业生产中“刀耕火种”仍然是其主要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刀耕火种是历史上畬族经济生活主要的内容。

3、随山迁移。畬族的来源虽有多说,但其从粤东向闽、浙及赣、皖等省僻远山区迁移的情况却是历史事实。关于这一点,地方志中有不少记载。《福建通志》云:“畬族巢居崖处,射猎为业,耕山而食,率二、三岁一徙。”<sup>⑩</sup>《长汀县志》云:畬族“其散处也,随山迁移,去瘠就腴,无定居。”<sup>⑪</sup>《漳州府志》亦云:畬族“随山迁徙,种谷三年,上瘠辄弃

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呼之曰‘畚客’。”在游耕农业经济的制约下，畚族的迁徙是以小规模渐进方式进行的。以家为单位，基本上是一家一户或几家几户；少则三、五人一伙，多则二、三十人一群，向人烟稀少的山区迁徙。据有的同志考证，畚族的迁徙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转换了三个地区：第一阶段在泉、潮、汀、赣地区的原地散居；第二阶段是向闽东、闽北山区迁徙；第三阶段是向浙南山区迁徙，历时将近十个世纪<sup>⑩</sup>。畚族这种“不谋聚居，不杂土著”的游耕迁徙方式，是其“大分散、小集中”地域特点形成的原因。

4、男女同作。在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经济中，畚族男女皆以农为主。《处州府志》云：畚族“男女皆力穡，时或负薪鬻于市。”<sup>⑪</sup>《长汀县志》亦云：其“种山为业，夫妇皆作。”<sup>⑫</sup>而畚族男女相比，妇女劳动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们不仅从事田作，而且还要操持家务，因此，就是生了孩子，逾月后即“服农事如常日，止哺儿一次。”<sup>⑬</sup>有的甚至“生子越三日，即褊负至田畔，悬于树，躬耒耜不懈。”<sup>⑭</sup>就是结婚送嫁，“奁币悉为农具，而服饰甚鲜。如犁、锄、耒、耜、蓑衣、水车等，皆为必需之品。”<sup>⑮</sup>畚族男女同作，从原始社会发展规律来看，既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反映，也是父权制开始代替母权制的表现。畚族社会很可能在发生这个历史变革的时候，由于汉族的影响和封建王朝的干预，也同时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因而使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男女同作，作为原始社会的残余保留了下来。

5、辅以狩猎。由于刀耕火种游耕农业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十年九欠”，“男女并力耕，尚被饥寒迫”。为了维持生活，地处山区的畚族就长期保持着原始社会传统的狩猎经济。狩猎的工具具有弓弩和火枪，几乎每家都有，有的一户就有猎枪数支。不少地区盛行集体围猎，一般规模较大的围猎是正月、二月农闲和蕃薯快要收获时进行。围猎时，一队约五、六十人至百余人不等，有的几乎全村出动。由一个射技较高的人带着猎狗负责指挥，男人是主要的猎手，老人、妇女、儿童则在一旁呐喊助威。配合猎手们驱赶兽群。获得猎物时，除射中的猎手优先得一只腿或一个头外，其余则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俗称“山上猎物，见者有份”，保持着原始社会的分配原则。

## 二、氏族组织和族外婚的遗风

恩格斯指出：“原始状态的标志不是粗野，而是部落的血缘关系保留的程度。”<sup>⑯</sup>由于畚族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化的过程中，受外界的影响，同时又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因此，血缘关系没有废弛，而以种种残余和变态形式保留了下来。

首先，畚族的血缘组织以“祠堂”的形式保存了下来。畚族一般都以姓氏为单位建有祠堂，有的一村一姓一个祠堂，有的几个村同姓同属一个祠堂，有的一村多姓各属本姓的祠堂。但畚族同姓居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居的原则十分显著，可见祠堂就是“族”的血缘组织，其有“族长”，由辈分最高、年纪较大的人担任。族长除主持祭祖一类的仪式外，还可按习惯法主持和处理一切族内事务。

畚族内部为了统一辈分，辨别是否本族或本姓人以及血统的远近，以祠堂为单位，每二十年进行一次“排行”。所谓排行，就是先将本祠二十年内出生的男女的年、月、日、时登记起来，由族长和族中长辈数人将登记的人按辈分和出生前后进行排行，并写上祖谱。排行

中辈分的区别是以“大、小、佰、千、万、念”六个字周而复始的方法来区别的<sup>④</sup>。一般来说,如同辈的男子有一百人,就从一郎排至一百郎,如果祖父为蓝大二十二郎、父亲则为蓝小×××郎,本人则为蓝百×××郎,依此下推。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的排行是在娘家与同辈姐妹一起排的,若女的同辈有一百人,就从一娘排至一百娘。由于讲究辈分,所以吃酒席时,不问年纪大小,唯按辈分高低依次而坐。血缘关系以纽带作用不言而喻。

此外,祠堂之下有“房”的组织,多因兄弟分家而“分房”,如大儿子为“大房”,次子为“二房”,其余类推。房下以后还可再分房,但都以同一祖宗为基础。这种“分房”的习俗,折射出原始社会母氏族分离出与子氏族的信息,“房”与“房”之间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其次,族长的祭祀和裁判权长期存在于畬族社会生活中。原始社会部落的军事首长,“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sup>⑤</sup>。畬族族长的军事首长的性质虽然早已消失了,但其祭祀和裁判权却长期保留。祭祀权下面论述畬族的宗教信仰时还将涉及,在此不赘。裁判权则是按畬族的习惯法处理内部一切事务和纠纷。畬族虽然处在汉族的包围之中,历来受着各代官府的统治,但他们内部的纠纷决不到衙门去诉讼,一般都是由族长按习惯法处理,发生纠纷的双方没有不服从他们的裁决的。他们对违法行为处理也都较轻,如忤逆尊长,则罚跪赔礼;与人争骂相打,则赔偿名誉;盗他人财物,则罚退回原物;犯奸淫的,则由尊长亲友批评一顿了之,奸夫被捉住,则罚款了事<sup>⑥</sup>。也反映了原始社会的道德观念在畬族中影响深远。

其三,畬族中舅权盛行。舅权是母权制的产物,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舅父和外甥之间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sup>⑦</sup>。在畬族中,外甥犯错,舅父有权管教,叔父则不然。外甥虐待父母,要跪舅父面前认错。外甥结婚宴会时,无论舅父的辈分如何,均坐第一席第一位。而外甥结婚时,舅父送礼应最重,否则会受非议。母亲死时要通知舅父,并要跪接迎入后才能入殓盖棺。凡此等等,女权遗风,都说明血缘关系在畬族中保留的程度是很深的。

其四,畬族氏族组织的原生形态是盘、蓝、雷三姓。据《高皇歌》的传说,畬族最早是盘、蓝、雷三姓。其云:“盘瓠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带上王朝去求姓,大子盘装便姓盘,二子清秀就姓蓝。第三细子正一岁,王朝殿里讨姓来,凑看雷公响得好,朱笔落纸便姓雷。”与此同时,又指出:“细女招亲钟姓子,女婿养子是钟姓”。把盘、蓝、雷三姓与钟姓区别开来,分别看待,正好透漏出盘、蓝、雷三姓是畬族远古氏族组织最早的原生形态的雏形。因此,畬族最早的氏族组织,很可能就是由盘、蓝、雷三个氏族组成的一个部落,钟姓则可能是后来加入的一个氏族。由于畬族血缘关系长期保留,发展至今,蓝、雷、钟仍是畬族的基本姓氏。

最后,是畬族婚制中族外婚遗风的存在。长期以来,畬族在本民族内部“以雷、蓝、盘、钟四姓为众,相为匹配”<sup>⑧</sup>。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在《贵溪县志》中说:畬族“婚姻惟四姓相通,居室不乱”<sup>⑨</sup>。据解放后的民族调查,分布在福建宁德、福安、霞浦、罗源等地的畬族,凡是同姓,均不通婚。浙江丽水地区的畬族认为:“竹节不分”,同姓的人不能结婚。这种情况,即是原始社会时期族外婚制的具体表现。

在一部份畬族中还有同姓不同香炉的习俗。这是由于畬族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由一近祖的人组成“房”的自然村，或若干子孙合为一个祠堂称为“族”的自然村。这种血缘聚居的情况，使得一些畲村由于邻近没有异姓村子，婚配发生困难。为了维持族外婚制，于是同姓中就分裂出新的单位。此与恩格斯所说的“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sup>②</sup>的情况有相同的意义。浙江武义县益平畲族蓝姓中就以祭祖时不同的香炉划分成不同的单位为记号，同姓同香炉的男女不相通婚，同姓而不同香炉的则可结婚。不同香炉的同姓通婚，事实上已自然或人为地分裂为不同的外婚单位，而绝非是放弃族外婚制的原则。虽然如此，“然同姓结婚，至今少见”<sup>③</sup>。

此外，在畲族的婚俗中还保留了群婚、对偶婚等原始婚制的一些遗迹。例如，邝露《赤雅》说：“十月祭多（又本作都）见大王，男女联袂而舞，谓之蹋瑶，相悦则男腾跃跳踊负女而去”。福建有的县的畲族在解放前男女性关系一般不受约束，一个结过婚的人可以另有情人，且不受舆论指责，这就是群婚的一种遗风。

畲族“男女社交，完全公开，其婚嫁之权，虽操诸父母，然不过名目而已，不干涉也。”<sup>④</sup>较早的时候，青年男女往往通过对唱山歌，来建立感情和恋爱关系。又如畲族“喜招女婿为子”<sup>⑤</sup>。有的入赘须改从女方姓氏，而所生子女则须从母姓，有的地方长子须随母姓，次子则可随父姓或随母姓<sup>⑥</sup>。婚后倘有他故，不愿在女家，付一笔双老赡养金后允许出走，女方则可另招新婿。有的地方若双方情意不合分离，若由女方提出，男方可领走劳动期间的报酬；若是男方提出，则分文不得索要<sup>⑦</sup>，女方实际上往往以后来者为“主夫”，不受责难。此外，有的地方还有一种“服务婚”，即男子到女家做工，以工资报酬抵算聘金<sup>⑧</sup>。这些婚俗都是母系氏族社会时夫以妻居的一种残余形式，展示了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对偶婚形态的一个侧面。

### 三、祭祖与盘瓠图腾的崇拜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原始宗教，它是氏族宗教的主要形式。畲族崇拜盘瓠，视其为自己的祖先，把对盘瓠的自然崇拜与对自己祖先的崇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宗教信仰、社会劳动组织和血缘亲属关系浑然一体，处于尚未分化状态的氏族宗教，正反映了畲族盘瓠崇拜的原始性，是畲族原始社会残余的又一个突出例证。

畲族敬奉盘瓠为本民族的祖先，是本族血缘的根。在畲族中家喻户晓地流传着关于盘瓠的神话传说：上古皇帝高辛氏老妇耳中挖出“三寸金虫”变成了龙犬，身长二丈，五色斑斓。高辛帝见之大喜，取名为盘瓠。那时国家正遭到犬戎族的进犯，高辛帝下诏求贤平乱，谁能斩下番王的头，就将三公主嫁与他。盘瓠挺身而往，衔了番王的头来报偿，欲求高辛帝兑现前言。高辛帝嫌其不类，颇有难色，公主得知，认为皇帝之令不可食言。此时盘瓠作人语曰：“把我盖在金钟内，七天七夜就可变成人。”至第六天，三公主怕他饿死，打开金钟视之，结果身已变人形，唯头未变。三公主与盘瓠结合后，徙居深山，生下三男一女，即盘、蓝、雷三子，女嫁与钟智深招为婿。这就是畲族始祖盘瓠和其四姓的来由。这个神话传说在畲族中间世代口口相传，逐步形成《盘瓠王歌》（又称《高皇歌》或《盘古歌》），被誉为畲族的“传宗歌”<sup>⑨</sup>。

畲族人民对盘瓠始祖非常崇敬，把盘瓠传说绘成画像，称为“祖图”，祭祖时悬挂。畲族祭祖一般由族长主持，祭祖仪式亦有一定程序，其中包括供三牲、拔鸡血、唱《祭祖歌》、

吃“太公饭”等等。这种祭祖仪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如广东畲族解放前一直保留着祭祖的习俗，每逢春节、端阳、中元等节，在公祠中悬挂祖图，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sup>⑨</sup>。浙江省文管会一九五九年对浙江畲族进行调查时曾征集到祖图、祖担、龙头杖、经卷等。祖担是用篾编成的方形箱子，一面编有“兰氏”字样，另一面编有“宗祠”字样，被视为畲族的祖祠。龙头杖是用一根木头刻成龙犬首形的杖，上面挂有很多红布条，祭过祖后，即在杖上系上红布条，上写某人祭祖、年月等。总之，畲族祭祀盘瓠始祖的时候，同祖同姓的男女老幼，身着盛装，跨涧过溪，来到本姓祠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悬挂祖图，瞻仰和祭拜盘瓠始祖，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原始社会常见的图腾崇拜的民族宗教图画。盘瓠既是畲族崇拜的对象，神化了的祖先，又是畲族的标志，因而形成了许多有关的习俗和禁忌。

原始宗教发展的历史表明，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母系氏族是同时产生的，并随着氏族的发展而发展。最初的图腾是拟兽式的，即祖先是赤裸裸的动物；后来是半人半兽，两者结合；最后是图腾的人格化。所以母系氏族社会被称为图腾时代。畲族敬奉犬首人身的盘瓠为始祖，虽然在时间的长河中，这种盘瓠图腾的崇拜被蒙上了历史的层层浓雾，但是畲族这种崇拜所具有的维系血缘关系的职能，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到畲族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状况。

#### 注：

- 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  
②浙江丽水均溪公社北溪大队三队《兰氏埠谱》。  
③《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④嘉庆《云霄厅志》（民国版）卷十一。  
⑤《宋史》卷419，《许应龙传》。  
⑥清·吴震云：《岭南杂记》卷五。  
⑦严如煜：《洋防辑要》卷十五，《广东海防略》下。  
⑧李调元：《南越笔记》卷37，又见陈淳粹《岭南丛述》卷57，《诸蛮》。  
⑨光绪《长汀县志》卷三十三。  
⑩《福建通志》《福建风俗志》卷一，永春州。又见《永春县志》卷十五，“率二、三岁一徙”为“率一、二岁一徙”。  
⑪《长汀县志》（民国三十年版）卷三十五，《杂录畬客》。  
⑫参阅吕锡生《畬族迁徙考略》；见《浙师院学院学报》1981年第二期。  
⑬光绪《处州府志》卷二十九。  
⑭《长汀县志》卷三十五，《杂录畬客》。  
⑮民国《建阳县志》卷八。  
⑯同治《贵溪县志》卷十四。  
⑰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四期1925年11月5日。

⑱《致卡·考茨基》，《马恩全集》第35卷第432页。

⑲浙江景宁畬族中只有蓝姓按六个字排行，雷姓无“念”，钟姓无“干”，只按五个字排行。

⑳《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03页。

㉑畬族有些地方的处罚较重，如江西贵溪若偷贵重物品要活埋，多是受汉族影响而至。

㉒《马恩选集》，第四卷133页。

㉓福建《仙游县志》卷五十三，此种记载地方志中颇多，不一一注引。

㉔同治《贵溪县志》卷十四。

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54页。

㉖《浙南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见《人类学集刊》一卷二期1939年。

㉗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

㉘《建德县志》卷三，民国八年版。

㉙施联朱、张崇根、娜西卡：《安徽省宁国县云梯公社畬族情况调查》1982年（油印本）。

㉚㉛《福鼎县畬族调查报告》1959年油印本。

㉜关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狗图腾崇拜问题，可参阅蓝鸿恩：《漫谈狗图腾崇拜》，载《民间文学》1958年第一期。

㉝《广东苗族、畬族历史情况调查》1958年。

（作者工作单位：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